

春申風雲（二）

萬墨林

辛亥上海光復見聞錄

陳英士製造局謎底

——時至今日為止，多年以來傳誦紛紜，莫衷一是。的陳英士先烈攻打製造局被擒疑案，經過筆者幾十年來遍處打聽，多方訪求真象，與當年躬與斯役的諸前輩先生一再請教，反覆研究，在本文之中似乎該提出一個真確的答案了。關於陳英士在製造局被擒，有人說他是隻身前往交涉時就逮，有人謂他為率眾攻打時奮勇爭先以致無法突圍，束手就縛。其實乃是似是而非，另有內幕的。如張承樞先生竟亦有「陳英士確至中途而返」之語，即為當時情形紊亂，不明真象所致。

斜橋公園之會，議決各敢死團隊、商團、義軍同志在九畝地集合的時間是下午四時正，陳英士、葉惠鈞及其所率之商團，還有李平書、王一亭、沈縵雲等人係在四時之前即已抵達。當時各同志摩拳擦掌，氣吞河嶽，確有奮身一擊，滅此朝食之概，可是李平書先生却突作驚人語，他說江南製造局總辦張楚寶曾經向他表示，他本人

並不反對革命，甚至對於李平書身為製造局提調而實為革命黨人首領之一，亦曾先有默契。李平書不僅是上海名紳，抑且為江南製造局僅次於張楚寶的第二號人物，他所說的話當然可資採信，因此，當他建議不妨先派代表，向張楚寶去進行交涉，要求張楚寶參加革命陣營，而避免在全國第一軍火廠大動干戈，互有殺傷時，陳英士烈士首即秉其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」的犧牲奮鬥精神，自願隻身進入製造局和張楚寶展開談判。

陳英士先生在上海素孚人望，士農工商，三教九流，社會各階層莫不對他欽仰備至，奉為領袖。因此當陳先生決定隻身冒險進入製造局，在場人士以他的安危為慮，當場提出異議，認為陳英士先生以萬金之軀，殊不值作此無謂的冒險。縱使陳英士先生生苦口婆心，力排眾議，依然無法說服衷心敬愛他的各界志士，於是勉強的做成了了一個折衷方案，——居然有一百四十餘名陳英士的擁戴者自願隨同前往，加以保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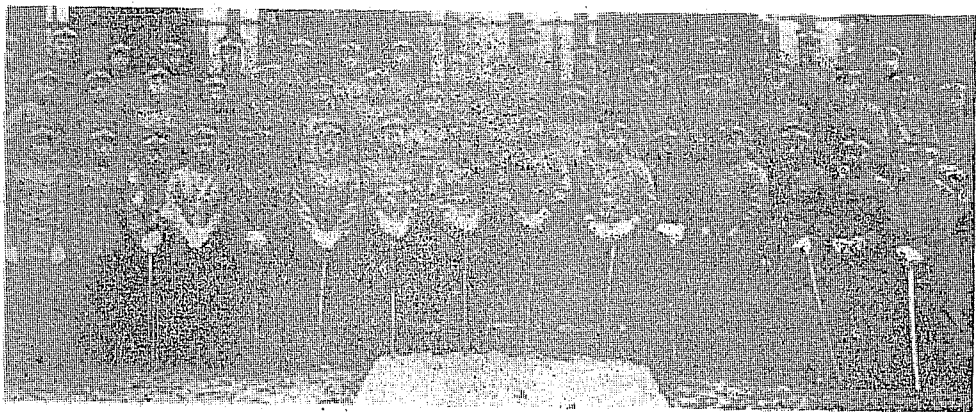
陳英士先生仍然認為有一百四十餘人隨同前

往，難免會啓張楚寶及其部下的疑竇，說不定反而憤事。事實證明他確具真知灼見，但是那一百四十餘名愛戴者委實放不了心，他們一定要跟着同去，幾經曉諭，方始決定這一百四十餘名志願衛隊，護送陳英士先生到製造局大門口為止，然後在大門外守候動靜。

在一百四十餘人集隊護送之下，陳英士先生由李平書先生陪同，如約昂然直入製造局。很不幸的是張楚寶在製造局裏把這一幕看得很清楚，他誤以為陳英士先生臨時悔約，帶了大隊人馬來向他示威，一則以懼，一則動氣，張楚寶幡然變計，他等到陳英士先烈和李平書先生走進了製造局，臉色顯得異常之難看，當李平書介紹過陳英士先烈後，陳英士侃侃然的向張楚寶陳說大勢，勸促張楚寶勿再為虎作倀，下令製造局三千員工及三百衛隊放下武器，投歸革命軍陣營。張楚寶却緊板着脸，一副無動於衷的神情，他一直等到陳英士把話說完，却又並不置答，反而翻臉相向，一聲喝令！

「拿下！」

當下便從張楚寶的背後，轉出好幾個怒眉橫



辛亥上海光復時之民軍將領。

目，如狼似虎的衛士，不由分說，擁上前來把陳英士一架，使陳英士無法動彈，李平書在一旁大為着急，他立刻便向張楚寶高聲抗議，質問的說：

「分明說好，要我請陳先生來商議一下的麼？」但是，張楚寶根本就置之不理，他大聲咆哮，耀武揚威的道：

「你們這批亡命之徒，真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

吼罷，又轉向陳英士，猜猜然的道：

「等我把你的狐羣狗黨全部剷光，再來殺你！」

陳英士悲憤交集，氣忿不已，他憤憤然的答道：

「要殺就殺，要剷便剷！我若是駭怕，就不會到這裏來了！只是你用這種卑鄙的手段，誘我成擒，我革命同志，斷乎不會饒你！」

李鴻章之甥張楚寶

那一頭，李平書還在直衝向前，高聲抗議，指責張楚寶不該使用這種卑劣伎倆。兩位革命志士的大無畏精神，終使橫蠻凶悍的張楚寶，氣為之餒。他喝令衛士，將李平書推出製造局去，然後，命人把陳英士綁在簷前柱上，由於陳英士慷慨義烈，罵聲不絕口。張楚寶乃使他的衛士，用灌涼水的酷刑，封住了他的口。

李平書忿忿然的一出製造局，守候在大門外的那一百四十餘名同志，一聽陳英士被扣押，且已受刑，頓時便義憤填膺，氣沖牛斗，大家決定寧可拚命，也要救出革命領袖陳英士來，於是一致發出怒吼，轉過身來便向製造局大門裏衝。

製造局裏張楚寶的部下，早已有備。等到一百四十餘名革命同志，衝進去了四五十人，馬上

就把鐵門拉上，將革命同志一分為二。與此同時，埋伏在柵欄裏，通道口的製造局衛隊，俱在掩護物後，齊同一致，發槍猛射。四五十位革命同志，被困在製造局的前院裏，全無掩護，四面是敵，變起倉猝，被迫作最艱困之搏鬥。於是先將手中的自製香煙罐炸彈拋出，希望利用炸彈的殺傷力，打開一條血路。殊不知，炸彈製造簡陋，有一個香煙罐未出手已先爆炸，硝煙起處，火花四射，當場便有匡扶九、陳俠民兩位烈士被炸身亡，壯烈捐軀，成為上海光復之役的第一批烈士。此外還有姜憲武、陳天民兩志士斷手折臂，身受重傷，而被製造局衛士開鎗擊傷者，亦有十人之多。

不過，正由於炸彈爆炸，使製造局裏的淮上衛士恍目驚心，魂飛魄散，他們發出一聲驚呼喊，便有一部份人倉皇奔逃，使三面合圍之勢，出現了一個大缺口。被困的同志一眼瞥見，連忙奪路而走，鑽隙撤退。最值得稱道的是：在那麼樣危急緊張的情況之下，他們撤退之時，還能把罹難同志的忠骸，和十三位身受輕重傷的同志，全部帶走。

這四五十位同志撤出製造局後，和關在門外面的同志相會合。大家匆匆的商議了一下，一致認為製造局裏既已有備，光憑他們這一百四十餘人，一時很難攻打得進去，必須多找些同志來，集結大隊，正式進攻。因此，他們便整隊退到望道橋，派人馳赴革命軍總部請求增援。

製造局外的革命軍先頭部隊全部撤走，使張楚寶精神陡長，大為振奮，他回到囚禁陳英士之

處，便下令將陳英士處死。當時，陳英士生死間於一髮，似乎眼看已無生望了，却有製造局的一名衛士張杏村，早經會黨同志拉攏參加了革命組織，他眼見陳英士性命難保，便挺身而出，向張楚寶說：

「總辦大人，這個革命黨，不過是個文弱書生，大人即使把他殺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小的聽說黃浦灘上革命黨很多，而且都是不怕死的。大人殺個沒有什麼用的革命黨，引起其他的革命黨來向大人報復，那就未免太划不來了吧。」

張楚寶當時還悻悻然的說：

「我不怕死，更不怕什麼革命黨來報復。」

張杏村接口便說：

「大人說的對，說的是，大人是不怕革命黨。祇不過，少爺、小姐都住在外頭，大人的公館也在租界裏，大人似乎也該考慮一下，公館和少爺、小姐的安全問題。假使革命黨爲了報復大人，向公館和少爺、小姐下手，那就怕明槍容易躲，暗箭難防啊！」

身家財產與子女，果然打動了張楚寶的心。他遲疑了半響，經說了兩次——

「這個——，這個——，」

張杏村便更進一步的勸說：

「不要說大人的身家了，就小的們來說吧。小的們派在製造局，當然要替大人出力。可是，假使革命真的成功，將來革命黨一定不會饒過我們的。」

張楚寶越發的躊躇難決了，他脫口而出的問

「那麼，依你說，又該怎麼辦呢？」

平劇武生飛簷走壁

張杏村暗地裏不勝之喜，他把握機會，勸誘的說：

「這個革命黨綁在這裏，橫豎跑不掉的。大人何不等到革命黨平定了以後，再來殺他呢。」

想了想，張楚寶終於點了點頭，說道：

「也好，就把他綁在這裏，你們要好生看守他啊。」

張楚寶吩咐過後，逕自回房休息。上海革命軍首領陳英士，便這樣奇跡般的從鬼門關口，逃了回來。

由於陳英士陷在製造局，上海革命同志憂心如焚，急如熱鍋螞蟥，總部旋即舉行緊急會議，決定集中全部力量，併力攻打製造局，必要時不惜作孤注之一擲。而上海各界人士，聽到陳英士陷身製造局的消息，更是羣情激憤，如鼎之沸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自動投效，參加營救。一支數千人的浩蕩隊伍，迅告組成。因爲志願投效之士越聚越多，原有總部地址已不敷用，又臨時決定改以南市裏街南康旅館爲總司令部，吳懷同志去籌措了五千大洋，準備舉事之用，可是慷慨激昂，奮勇攘先的同志們都顧不及領取，大家都忙着拿槍械，取炸彈，儘快的趕到製造局去救出陳英士，千百人羣匯集成一股壯大的隊伍，心胸浩壯，鬥志昂揚。總司令部釐定了攻堅戰略，決定兵分三路，猛攻製造局環陸的三面，而將瀕臨黃浦江的東南留個缺口，藉免殺傷太多。革命之爲仁義之

師，由此一點亦可以想見。

由於製造局的內外圍牆相當的高，必須借重擅長武功的人躍身一躍，消息傳出，十六鋪戲院的幾位武行，夏月潤、夏月珊、潘月樵、劉藝舟等人紛紛自告奮勇投效，他們以上海伶界聯合會的名義，參加革命軍，劉藝舟往後且曾一度貴爲煙台都督，寫下了中國大革命史上的一頁佳話，參與斯役的份子包括反正清軍、巡警、革命同志與各界民衆，大都自動自發，冲着營救陳英士先生而來，爲了夜間作戰便於辨認，各路領隊手執一面白旗，志士們則臂纏白布一條。

一兩千人浩浩蕩蕩的奔赴高昌廟製造局，其中領到槍枝炸彈的固不在少，然而仍以拿長矛、梭鏢、短刀、扁担的爲多。途經上海巡防營，有些同志唯恐駐防清軍必定會出面阻止，因而準備在那附近打一場硬仗，大都提心吊胆，步步爲營。可是張承樞和梁敦綽的一場交涉果然奏效，巡防三營清兵二千人按兵不動，闔無聲息，徒然令大家白捏了一把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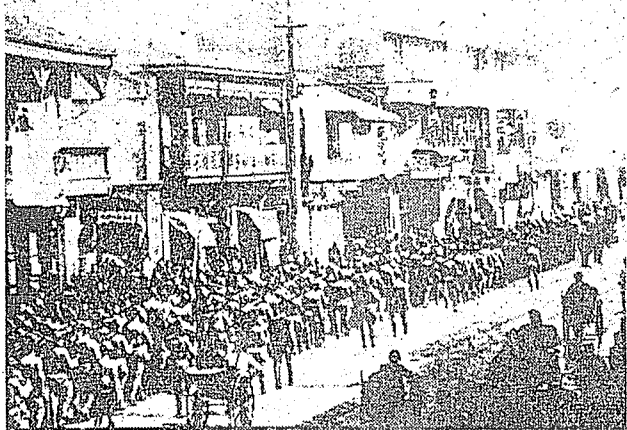
張楚寶在江南製造局中篤定泰山，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方始「擊退」革命軍，當天深夜就會有這麼一次大陣仗。因此製造局裏一片安謐，絲毫無備。反是隣近民家先得知道消息，紛紛關門上門，扶老攜幼的逃往他處，以免城門失火，池魚遭殃。當張承樞率領三百名敢死隊，行近製造局時，恰與倉皇「逃難」的男女老幼混雜隊伍劈面重逢，他當下便大聲疾呼的道：

「同胞們不必駭怕，我們革命軍今天起義，要殺的是滿洲走狗、貪官污吏，決不傷害同胞，

請大家放心，各自回家！」

可是成千上百的逃難者仍然人心惶惶，就怕流彈波及，他們繼續拔足飛奔，絕不停留。張承樞等無計可施，只有任讓他們去了。

三百名敢死隊衝到下午，方有激戰的製造局大門，居然只有崗兵，並未設防。崗兵一見革命黨大隊人馬開到，發聲喊，丟下槍枝便跑。他們的驚惶狼狽模樣，逗得革命勇士哈哈大笑。笑聲令人精神一振，敢死隊順利無阻的衝進製造局大門，破門一湧而進，長驅直入。當他們引隊通過一條約半里長，兩丈寬的通道，方始有幾名清軍



上海南京路光復後革命軍遊行時的情景。

從兩旁的高圍牆上探出臉來，虛應故事般發了幾槍，革命同志居然置之不理，奮不顧身的直往前衝。臨到一道鐵柵欄前面，突的機關槍格格直響，噴出驟雨般的鐵彈，頓時便有一排革命同志倒下，死傷狼藉，多達五十餘人。這時候，前有製造局衛隊的機關槍猛烈掃射，後有一波波的革命同志接踵而來，奮勇衝鋒，兩邊盡是高牆，事實上根本就沒有退路，因此革命軍唯有前仆後繼，踏着同志們的鮮血前進，一鼓作氣，直衝到清軍的機關鎗前，吓得機關鎗手站起身來扭頭就跑。

五萬大洋士氣昂揚

時近拂曉，一千餘革命軍已將江南製造局三面加以包圍，只留下東南邊通往黃浦江的一條出路，當時盈耳都是槍聲，和同志們高喊殺賊的聲浪。製造局裏的三百名淮軍衛隊，猶仍在作零星的抵抗，雙方各以障礙物為掩護，從事槍戰。間或也有人死傷，只是戰局陷於僵持，革命軍數度怒吼衝刺，都被重門扇戶和淮軍衛隊所阻，同志們顯得異常之焦灼。在南市南康旅館等候捷報的指揮部人士獲悉，便有人提出了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」的主張。於是，十四日上午五時，浙江旅滬同鄉會為營救陳英士出險，派人到製造局聲聲高喊：

「如果有人拿獲張楚寶，押解到上海城裏的，賞給大洋五千元！」

旋不久，又有滬上某團體，命人到製造局懸賞捉拿張楚寶，一下子把獎金提高了十倍，——擒獲張楚寶者，給獎金五萬大洋。於是在場革命

同志士氣更為高昂，有人建議，「製造局那麼大，一時搜拿不到張楚寶，何不放一把火，燒他出來！」斯語甫出，一呼百諾，馬上就有人跑去搬五聽洋油，開罐澆潑，點起火來，熊熊烈燄，迅速蔓延。憑險而守的清軍立刻棄兵曳甲而逃。這時，已經到了上午九時正。

製造局火起，守軍奔逃駭叫，一片大亂。於是，幾位名武生如夏月潤、夏月珊兄弟，潘月樵，劉藝舟等，在革命軍同志鼓掌喝采聲中，竄上牆頭，越垣疾進，很快的便到達大堂二堂，再折回身來，把一道道的鐵門打開，革命同志障礙既除，鼓噪歡呼，一擁而入。腿部業已中彈受傷，猶仍凌厲直前的敢死隊長張承樞，首先看到陳英士先生被一號鐵鏈鎖在簷前柱上，他帶着敢死隊奔上前去，把陳英士先生解救下來。

局中有三千餘名員工，在勝負已判之際，一概舉手投降，他們知道軍械庫之所在，自動引導革命同志，先去奪取槍支，他們很熱心的高聲呼叫：

「槍支在這裏，快點來拿呀！」

引導者和革命同志擁擁而入，先翻過牆頭，再在軍械庫裏厚壁上銼幾個洞，洞口一擴大，便有英勇同志鑽身進去，從牆洞裏把一支支的新槍遞出來。所有徒手的革命同志都取到了嶄新的武器，多半人手一支，也有三支五支抱起走的。槍支支取到，耳朵裏又聽到另外一頭，也有人在高聲的喊：

「子彈庫也打開來了呀，要子彈的同志，趕快到這邊來吧。」

於是拿到了新槍的同志，又奔過去領子彈。如此週而復始，循序領取，不到兩個小時，便領去了新槍兩千支，子彈不計其數。徒手革命軍一旦有槍在手，少不得要放上幾槍試試，因此一時製造局內槍聲如轟雷般的響了起來，大有山搖地動，神鬼皆驚之概。在製造局內另有一幢私宅的張楚寶，再也想像不到革命軍聲勢竟有如此浩大，他當時就吓破胆！

轉眼間到了上午十時，一羣投向革命軍的製造局工人，以識途老馬的姿態，衝到張楚寶私宅的外圍，手持洋油桶，老實不客氣的放起火來，這一把火燒得極快，使張楚寶的那幢私宅，迅即化為一片火海。張楚寶眼見性命收關，再逗留下去就會被燒成一塊焦炭。他這才拉起他的姨太太，還有家人小孩，打開後門往黃浦江畔逃跑。江畔有他事先備好供逃命之用的一艘小火輪，江南製造局總辦張楚寶終於水遁了。

一城光復三位烈士

張楚寶一逃，負隅頑抗的製造局衛隊營連即軍心渙散，士氣全蹙，三百名衛隊有一半自動解纜白布，跪地乞降；另一半則追隨張楚寶，也登上預備船隻逃出了製造局。至此，製造局的頑敵全部肅清，陳英士先生安然脫險，革命軍歡欣鼓舞，高呼萬歲！攻打製造局之役，終於贏得了最後勝利。

與千餘民軍赴攻江南製造局同時，另有兩支革命軍奉令攻打上海道台衙門和上海縣署。這兩支隊伍都在解纜白布的上海巡警歡迎之下順利入

城，攻道台衙門的革命同志一槍未發，便已直衝上闕無一人的二堂和三堂，乃至於後衙。他們觸目所見，每一張床舖上，被褥都是整齊的摺着，顯然當夜的道台衙門並無一人入睡。可是個個房間燈光明亮，茶壺裏餘瀝尚溫，甚至廚房爐子裏的火猶未熄，足證道台衙門裏的人離去未久。這一小支革命軍逐房搜查不見人影，到是在庶務處找到了幾聽煤油，一位名叫王老九的會黨弟兄，一馬刀劈開了一只煤油桶，噹噹噹的撿到上大堂上，往門窗牆壁四處一澆，點一根洋火便引發了一場大火，一時火光燭天，遠近清晰可辨。上海城裏城外的居民看到了，立刻就爆出興奮熱烈的歡呼：

「上海光復了，上海光復了！」

十三日夜十一時，另一支革命軍往攻上海縣衙門。大隊人馬衝上大堂，將上海知縣的執事、印架、公案、公座全部搗毀。上海知縣賈子貫先期已將家眷、幕僚等人送到滬北，他自己帶了幾名衙役，捕快守在縣衙門裏，民軍一到，他便率衆人出迎，俯首稱降，而且還鎮靜自如的向民軍同志說道：

「本縣蒞任多年，自信從來沒有做過虧心事，絕對對得起上海百姓。尤其是本縣改良監獄，確曾費盡心血。現在革命軍到了，我願意立刻移交。祇不過，有一件事本縣要提醒各位，本縣監獄裏所有的在押人犯，都是罪大惡極，窮凶極惡之徒，請各位千萬不要輕易私放，免得驚擾附近居民。」

賈知縣的話一說完，革命同志一口答應，他

方始空着雙手，帶了他的幾名部下打開後門離去。攻打知縣衙門之役就這樣和平解決。翌日革命軍總部派員清查監獄，將全部女犯釋放回家，部份重大罪犯仍予羈押，還有三名積案如山，罪在不赦的待決囚犯徐仲魯、張毛毛，和尚眞修，當日上午十時便以自治公所的名義執行死刑，民心爲之大快。

綜上所述，光復上海之役，由於革命軍先聲奪人，上海百姓的奮袂而起，祇經過了製造局的一次衝突，半夜激戰，大局即已粗定。夜攻製造局這一仗，傷亡雖達五十餘人，可是，傷重致死的僅祇三人而已。其中之一是上海商團幹軍張沛如，籍隸安徽，他在十四日凌晨奮戰負創，馬上便被昇送到仁濟醫院，兩天後不治身死。另一位是商團團員無錫人榮久松，他是在製造局作戰時中彈猝亡，滬上人士給這兩個烈士舉行大出殯，執紼路祭者途爲之塞，可見上海人對於革命烈士的崇敬。

第三位烈士不知其名，祇有人認出他是一名江北籍的車夫，這位車夫是自動參加革命軍的，在製造局衝鋒陷陣，一馬當先，不幸被製造局衛隊擲以炸彈，彈爆人亡。由於炸彈威力頗大，他被炸成了一團模糊血肉，只剩下一件完整的血衣。上海光復後，都督府遍尋其家人不獲，巨額恤金無人具領，只好給他舉行一次無名烈士追悼會，自大都督陳英士以次，督府官員，各界人士紛往致祭。出殯的那一天，更用砲車載運棺木，上覆五色國旗，路人幾於一致脫帽鞠躬致敬。

率先進攻，飛簷走壁的幾位平劇武行，則以

武丑夏月恆作戰最勇，他曾連擲炸彈二十餘枚，因而身受重傷，多時方愈。武生潘月樵首先自後門爬竹竿，跳牆頭進入內進，斬開邊門而使革命同志一擁而入。這兩位伶界勇士，夏月恆傷愈投軍，積功升任團長，潘月樵照舊唱戲，但却在戲詞中不時的添加新名詞，往後若干年裏，他們都有革命伶人的雅號。

上海光復之役，唯一的一場虛驚，則為九月十四日傍晚六點多鐘，有一支清軍自松江開來，企圖進犯革命軍。革命軍方，立派一支隊伍前往反擊，當松江清軍甫在龍華登岸，革命軍先已完成包圍態勢，一聲喝令之下，這一支清軍不得不棄械投降。

五十勇士底定姑蘇

九月十六日

下午四時，革命軍領導人物齊集小東門裏的海防廳，籌商成立革命政府，即席議決將海防廳衙門改為臨時軍政分府所在地。首推李平書先生為上海臨時民政長。

旋由光復有功的黃膺白（鄂）先生起立致詞，他聲若洪鐘的說：

「上海是中

國第一重鎮，東南最大糧台，不妨設一滬軍都督，以資號召鎮攝。」

幾句簡單有

力的話，獲得與會人士一致報以熱烈掌聲。新當選的上海民政長李平書接着站起來說：

「民國成立，全靠諸位同志的熱心與毅力，所謂有志者事竟成，拯救了我滬上數十萬生靈。如今我們光復伊始，當以軍事為先，民政為後，敝人既蒙諸君推舉為臨時民政長，對於軍事方面，由於外行的關係，自不便越俎代庖，因此要請諸位再推舉一位總司令。」

是由朱少屏先生首先提議，推舉陳英士先生為軍政府滬軍臨時大都督的，朱先生曾列舉陳英士先生素孚人望，以及他奔走革命，策應四方的豐功偉績，還有他冒險隻身進入製造局勸降之經過，博得與會人士極熱烈的響應。但是那一天陳英士先生似乎是有感於中，不克自己。他一再的表示謙讓，並且歷述上海各界奮起攻打製造局營救出險，因而頗有傷亡，使他內心極感不安。他的即席發言使與會之人深切感動。王詠琴先生為了擁他出山，不惜打斷了他的話，站起來高聲說道：

「陳英士先生的功勛德業，婦孺皆知，我敢說我們之中將來會得鑄銅像的，就只有陳英士先生一位。現在我們請陳先生出任都督，一定可以安定民心！」

當時陳英士先生猶在謙辭，禁不住沈縵雲先生等一再勸駕，與會者又以持續不斷的呼聲與掌聲相敦促，陳英士方始勉為其難的應允出任都督。然後，大會復選李燮和、鈕永建、王熙普、黃郛、陳漢欽、葉惠鈞、李英石七人為參謀。

前清時代，江蘇一省的省會設在蘇州，辛亥

本文作者（右）早年與影劇雙棲藝人焦鴻英女士演唱平劇劇裝照。



那年出任江蘇巡撫的是廣西人程德全，就在上海光復後的第二天，九月十四日，陳英士先生即已選派五十餘位革命軍同志，由上海乘火車到蘇州省城，抵埠後逕赴楓林橋新軍第一標（團）本部，公開宣揚革命大義，促請新軍官兵起而響應，新軍官兵的反應相當熱烈，次日凌晨三時，同情革命的新軍官兵羣向隊官（連長）要求領取子彈，於是十五日凌晨，新軍同志開始荷槍實彈漸漸開進蘇州城。也就在同一天裏，上海巨紳虞洽卿先生也秘密抵達蘇州，運用私人關係謁見江蘇巡撫程德全，請他宣佈蘇州獨立。等到城外新軍開到城裏了，程德全心知大勢已去，只好順水推舟的答應了下來。新軍官兵在蘇州撫台衙門門前，高高豎起一面旗幟，上書「中華民國江蘇都督府」、「興漢安民」等字樣，即以巡撫衙門裏的督練處作為軍政府辦公地點，上午九時前，以軍政府名義通知全城司道以下印委官員，及各紳商一概到巡撫衙門道喜，九點鐘方過，又從上海帶來了江蘇都督印信。十一時，程德全接印視事，放禮砲九響，各營新軍也同時放槍一排，江蘇巡撫程德全一變而為中華民國江蘇都督，七鬚不驚而蘇州光復。

辛亥革命，除了革命同志，新軍志士以外，實以會黨人士出力最多，這是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。上海光復之役，有關會黨人士的參與發難經過，六十四年以來鮮少見於文字記載，由而成為了內幕中的內幕，祕笈中的祕笈，筆者若不趁此機會也把它追記下來，若干年後，這些冒險犯難，可歌可泣的珍聞，也許就要求遠湮沒了。

遜清宣統三年辛亥元旦，在武昌黃鶴樓的風度樓上，曾經舉行過一次極機密的會議：——革命會黨洪門弟兄，公推辛亥革命三武之一的蔣翊武為武漢起義臨時負責人，下設參輸、總務二部，而以武漢同人，洪門大哥，全國唯一無二的雙龍頭楊慶山為武漢三鎮總交通，負責聯絡會黨，

及期舉事。武昌首義之初，楊慶山等都在漢口進行革命工作，但却以清軍大舉南下，漢口得而復失。武昌、漢口之間交通中斷。居正、呂丹書、楊慶山等因在漢口日租界，而被攻佔漢口的清吏指名緝拿，緹騎四出，頗有一日數驚之概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人物專輯（一）

△精選名家汪公紀、蔣君章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汪公紀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二）

△精選名家雷嘯岑、王成聖、姚蒸民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雷嘯吟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三）

△精選名家王培堯、喬家才、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王培堯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四）

△精選名家賴景瑚、喬家才、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賴景瑚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五）

△精選名家李先聞、徐志道、宋子芳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李先聞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六）

△精選胡耐安、樵夢庵、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胡耐安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